

蒋光慈文集

第二卷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期

青于

责任编辑：马 云
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蒋 光 慈 文 集

第 二 卷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5.5 插页 精 6 平 3 字数 321,000

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,000册(内精装2,300册)

书号：10078 3395 定价：精 2.10元 平 1.45元

第二卷目录

冲出云围的月亮·····	1
咆哮了的土地·····	155
异邦与故国·····	423

冲出云围的月亮

上海是不知道夜的。

夜的障幕还未来得及展开的时候，明亮而辉耀的电光已照遍全城了。人们在街道上行走着，游逛着，拥挤着，还是如在白天里一样，他们毫不感觉到夜的权威。而且在明耀的电光下，他们或者更要兴奋些，你只要一到那三大公司的门前，那野鸡会集的场所四马路，那热闹的游戏场……那你便感觉到一种为白天里所没有的紧张的空气了。

不过偶尔在一段什么僻静的小路上，那里的稀少的路灯如孤寂的鬼火也似地，半明不暗地在射着无力的光，在屋宇的角落里满布着仿佛要跃跃欲动也似的黑影，这黑影使行人本能地要警戒起来：也许那里隐伏着打劫的强盗，也许那里躺着如鬼一般的行乞的瘪三，也许那里就是鬼……天晓得！……在这种地方，那夜的权威就有点向人压迫了。

曼英每次出门必定要经过C路，而这条短短的C路就是为夜的权威所达到的地方。在白天里，这C路是很平常的，丝毫不令人发生特异的感觉，可是一到晚上，那它的面目就完全变为乌黑而可怕的了。曼英的胆量本来是很大的，她曾当过女兵，曾临过战阵，而且手上也曾溅过人血……但不知为什么

当她每晚一经过这C路的时候，她总是有点毛发悚然，感觉着不安。照着许多次的经验，她本已知道那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事情发生的，但是她的本能总是警戒着她：那里也许隐伏着打劫的强盗，也许那里躺着如鬼一般的行乞的瘪三，也许那里就是鬼……天晓得！

曼英今晚又经过这条路了。她依旧是照常地，不安地感觉着，同时她的理智又讥笑她的这种感觉是枉然的。但是她走到路中段的时候，忽然听见一种呜呜的如哭泣着也似的声音，接着她便看见了那墙角里有一团黑影在微微地移动。她不禁有点害怕起来，想迅速地跑开；但是她的好奇心使她停住了脚步，想近前去看一看那黑影到底是什么东西，是人还是鬼。她壮一壮胆子，便向那黑影走去。

“是谁呀？”她认出了黑影是一个人形，便这样厉声地问。

那黑影显然是没有觉察到曼英的走近，听见了曼英的发问，忽然大地震动了一下，这使得曼英吓退了一步。但她这时在黑暗中的确辨明了那黑影是个人，而且是一个小孩子模样，便又毅然走近前去，问道：

“你是谁呀？在此地干吗？”

曼英没有听见回答，但听见那黑影发出的哭声。这是一个小姑娘的哭声……这时恐惧心，好奇心，都离开曼英而去了，她只感觉得这哭声是异常地悲哀，是异常地可怜，又是异常地绝望。她的一颗心不禁跳动起来，这跳动不是由于恐惧，而是由于一种深沉的同情的刺激……

曼英摸着了那个正在哭泣着的小姑娘的手，将她慢慢拉到路灯的光下，仔细地将她一看，只见她有十三四岁的模样，

圆圆的面孔，眼睛哭肿得如红桃子一般，为泪水所淹没住了，她的右手正揩着腮庞的泪水……她低着头，不向曼英望着……她的头发很浓黑，梳着一根短短的辫子……穿着一身破旧的蓝布衣……

“这大概是哪一家穷人的女儿……工人的女儿……”曼英这样想道，仍继续端详这个不做声的小姑娘的面貌。

“你为什么哭呢，小姑娘？你叫什么名字，姓什么？”曼英这样开始很温和地问她，她大约由这一种温和的话音里，感觉到曼英不是一个坏人，至少不是她的那个狠毒的姑妈，慢慢地抬起头来，向曼英默默地看了一会，似乎审视曼英到底是什么人物也似的，是好人呢还是坏人，可以不可以向这个女人告诉自己的心事……她看见曼英是一个女学生的装束，满面带着同情的笑容，那两眼虽放射着很尖锐的光，但那是很和善的……她于是很放心了，默默地又重新将头低下。曼英立着不动，静待着这个小姑娘的回答。

忽然，小姑娘在曼英的前面跪下来了，双手紧握着曼英的右手，如神经受着很大的刺激也似地，颤动着向曼英发出低低的，凄惨的声音：

“先生！小姐！……你救我……救我……他们要将我卖掉，卖掉……我不愿意呵！……救一救我！……”

曼英见着她的那种泪流满面的，绝望的神情，觉得心头上好象被一根大针重重地刺了一下。

“哪个要把你卖掉呢？”曼英向小姑娘问了这末一句，仿佛觉得自己的声音也在颤动了。

“就是他们……我的姑妈，还有，我的姑父……救一救我

罢！好先生！好小姐！……”

曼英不再问下去了，很模糊地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。她一时地为感情所激动了，便冒昧地将小姑娘牵起来，很茫然地将她引到自己的家里，并没设计到她是否有搭救这个小姑娘的能力，是否要因为此事而生出许多危险来……她将小姑娘引到自己的家里来了。

那是一间如鸟笼子也似的亭子间，然而摆设得却很精致。一张白毯子铺着的小小的铁床，一张写字台，那上面摆着一个很大的镜子及许多书籍……壁上悬着许多很美丽的画片……在银白色的电光下，这一间小房子在这位小姑娘的眼里，是那样地雅洁，是那样地美观，仿佛就如曼英的本人一样。一进入这一间小房子里，这位小姑娘便利用几秒钟的机会，又将曼英，即她的救主，重新端详一遍了。曼英生着一个椭圆的白净的面孔，在那面孔上似乎各部分都匀称，鼻梁是高高的，眼睛是大而美丽，口是那样地小，那口唇又是那样地殷红……在她那含着浅愁的微笑里，又显得她是如何地和善而多情……雅素无花的紫色旗袍正与她的身分相称……小姑娘从前不认识她，即现在也还不知道她的姓名，然而隐隐地觉着，这位小姐是不会害她的……

曼英叫小姑娘与自己并排地向床上坐下之后，便很温存地，如姐姐对待妹妹，或是如母亲对待女儿一样，笑着问道：

“你姓什么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姓吴，我的名字叫阿莲。”小姑娘宛然在得救了之后，很安心地这样说着了。不过她还是低着头，不时地向那床头上挂着的曼英的照片瞟看。曼英将她的手拿到自己的手里，

抚摸着，又继续地问道：

“你的姑妈为什么要将你卖掉？你的妈妈呢？爸爸也愿意吗？”

“我的爸爸和妈妈……都死了……”小姑娘又伤心地哭起来了，两个小小的肩头抽动着。泪水滴到曼英的手上，但是曼英为小姑娘的话所牵引着了，并没觉察到这个。

“别要哭，好好地告诉我。”曼英安慰着她说道。“你的爸爸和妈妈死了很久吗？他们是怎样死的？你爸爸生前是干什么的？……别要哭，好好地告诉我。”

小姑娘听了曼英的话，眼见得用很大的力量将自己的哭声停住了。她将手从曼英的手里拿开，从腰间掏出一块小小的满布着污痕的方巾来，将眼睛拭了一下，便开始为曼英述说她那爸爸和妈妈的事来。这小姑娘眼见得是很聪明的，述说得颇有秩序。曼英一面注视着她的那只小口的翕张，一面静听着她所述说的一切，有时插进去几句问语。

“爸爸和妈妈死去已有半年多了。爸爸比妈妈先死。爸爸是在闸北通裕工厂做生活的，那个工厂很大，你知道吗？妈妈老是害着病，什么两腿臃肿的病，肿得那末粗，不得动。一天到晚老是要我服侍她。爸爸做生活，赚钱赚得很少，每天的柴米都不够，你看，哪有钱给妈妈请医生治病呢？这样，妈妈的病老是不得好，爸爸也就老是不开心。他整日地怨天怨地，不是说命苦，就是说倒霉。有时他会无原无故地骂起我来，说我为什么不生在有錢的人家……不过，他是很喜欢我的呢。他从来没打过我。他不能见着肿了腿的妈妈，一见着就要叹气。妈妈呢，只是向我哭，什么命苦呀，命苦呀，一天总要说得几十

遍。我是一个小孩子，又有什么方法想呢？……

“去年有一天，在闸北，街上满满地都是工人，列着队，喊着什么口号，听说是什么示威运动……我也说不清楚那到底是一回什么事情。爸爸这一天也在场，同着他们喊什么打倒……打倒……他已经是上了年纪的人，为什么也要那样子呢？我不晓得。后来不知为着什么，陡然间来了许多兵，向着爸爸们放起枪来……爸爸便被打死了……”

阿莲说到此地，不禁又放声哭起来了。曼英并没想劝慰她，只闭着眼想象着那当时的情形……

“小姐，请你告诉我，他们为什么要把我的爸爸打死了呢？他是一个很老实的人，又没犯什么法……”阿莲忽然停住了哭，两眼放着热光，很严肃地向曼英这样问着说，曼英一时地为她所惊异住了。两人互相对视了一会，房间中的一切即时陷入到沉重的静默的空气里。后来曼英开始低声地说道：

“你问我为什么你的爸爸被打死了吗？因为你的爸爸想造反……因为你们的日子过得太不好了，你的妈妈没有钱买药，请医生，你没有钱买布缝衣服……他想把你们的日子改变得好些，你明白了吗？可是这就是造反，这就该打死……”

“这样就该打死吗？这样就是犯法吗？”阿莲更将眼光向曼英逼射得紧了，仿佛她在追问着那将她的爸爸杀死了的刽子手也似的。曼英感觉到一种沉重的心灵上的压迫，一时竟回答不出话来。

“这样就该打死吗？这样就是犯法吗？”阿莲又重复地追问了这末两句，这逼得曼英终于颤动地将口张开了。

“是的，我的小姑娘，现在的世界就是这样的……”

阿莲听了曼英的答案，慢慢地低下头来，沉默着不语了。这时如果曼英能看见她的眼光，那她将看见那眼光是怎样地放射着绝望，悲哀与怀疑。

曼英觉得自己的答案增加了阿莲的苦痛，很想再寻出别的话来安慰她，但是无论如何找不出相当的话来。她只能将阿莲的头抱到自己的怀里，抚摸着，温声地说道：

“呵，小妹妹，我的可怜的小妹妹……”

阿莲沉默着受她的抚慰。在阿莲的两眼里这时没有泪潮了，只射着枯燥的，绝望的光。她似乎是在思想着，然而自己也不知道她所思想的是什么……

忽然曼英想起来阿莲的述说并没有完结，便又向阿莲提起道：

“小妹妹，你爸爸是被打死的，但是你妈妈又是怎样死的呢？你并没有说完呀。”

阿莲始而如没听着也似的，继而将头离开曼英的怀里，很突然地面向着曼英问道：

“你问我妈妈是怎样死的吗？”

曼英点一点头。

阿莲低下头来，沉吟了一会，说道：

“妈妈一听见爸爸死了，当晚趁着我不在跟前的时候，便用剪刀将自己的喉管割断了……当我看见她的时候，她死得是那样地可怕，满脸都是血，睁着两个大的眼睛……”

阿莲用双手将脸掩住了，全身开始颤动起来，眼见得她又回复到当时她妈妈自杀的惨象。她并没有哭，然而曼英觉得她的一颗心比在痛哭时还要颤动。这样过了几分钟，曼英又

重复将她的头抱到怀里，抚摸着说道：

“小妹妹，别要这样呵，现在我是你的姐姐了，诸事有我呢，别要伤心罢！”

阿莲从曼英的怀里举起两眼来向曼英的面孔望着，不发一言，似乎不相信曼英所说的话是真实的。后来她在曼英的表情上，确信了曼英不是在向她说着谎言，便低声地，如小鸟哀鸣着也似地，说道：

“你说的话是真的吗？你真要做我的姐姐吗？但是我是一个很穷的女孩子呢……”

“我也是同你一样地穷呵。”曼英笑起来了。“从今后你就住在我这里，喊我做姐姐好吗？”

阿莲的脸上有点笑容了，默默地点点头。曼英见着了她的这种神情，也就不禁高兴起来，感觉到很大的愉快。这时窗外响着卖馄饨的梆子声，这引起了曼英的一种思想：这位小姑娘大概没有吃晚饭罢，也许今天一天都没有吃饭……

“小妹妹，你肚子饿吗？”

阿莲含着羞答道：

“是的，我从早就没有吃饭。”

于是曼英立起身来，走出房去，不多一会儿就端进一大碗馄饨来。阿莲也不客气，接过来，伏在桌子上，便一气吃下肚里。曼英始而呆视着阿莲吃馄饨的形状，继而忽然想道：“她原来是从人家里逃出来的，他们难道说不来找她吗？如果他们在我的家里找到她，那他们不要说我是拐骗吗？……这倒如何是好呢？”于是曼英有点茫然了，心中的愉快被苦闷占了位置。她觉着她不得不救这个可怜的，现在看起来又是很可爱

的小姑娘……她已经把这个小姑娘当做自己的小妹妹了。但是……如果不幸而受了连累……

曼英不禁大为踌躇起来了。“怎么办呢？”这个问题将她陷入于困苦的状态。而且她一瞬间又想起了自身的身世，那就是她也是被社会践踏的一个人，因此她恨社会，恨人类，希望这世界走入于毁灭，那时将没有什么幸福与不幸，平等与不平等的差别了，那时将没有了她和她一样被侮辱的人们，也将没有了那些人面兽心的，自私自利的魔鬼……那时将一切都完善，将一切都美丽……不过在这个世界未毁灭以前，她是不得将她的恨消除的，她将要报复，她将零星地侮辱着自己的仇人。而且，她想，人类既然是无希望的，那她再不必怜悯任何人，也不必企图着拯救任何人，因为这是无益的，无意义的呵……现在她贸然地将这个小姑娘引到自己的家里，这是不是应该的呢？具着这种思想的她，是不是有救这个小姑娘的必要呢？不错，从前，她是曾为过一切被压迫的人类而奋斗的，但是，现在她是在努力着全人类的毁灭，因此，她不应再具着什么怜悯的心情，这就是说，她现在应将这个小姑娘再拉到门外去，再拉到那条恶魔的黑街道让她哭泣。

这些思想在曼英的脑中盘旋着不得归宿……她继续向吃馄饨的阿莲呆望着，忽然看见阿莲抬起头来，两眼射着感激的光，向曼英微笑着说道：

“多谢你，姐姐！我吃得很饱了呢。”

这种天真的小姑娘的微笑，这种诚挚的感激的话音，如巨大的霹雳也似的，将曼英的脑海中所盘旋着的思想击散了。不，她是不能将这个活物抛弃的，她一定要救她！……

曼英不再思想了，便接着阿莲的话向她问道：

“你吃饱了吗？没有吃饱还可以再买一碗来。”

“不，姐姐，我实在地吃饱了。”

因为吃饱了的原故，阿莲的神情更显得活泼些，可爱些。曼英又默默地将她端详了一会，愉快的感觉不禁又在活动了。

曼英的脸上波动着愉快的微笑……

这时，从隔壁的人家里传来了钟声，咣咣地响了十一下……曼英惊愕了一下，连忙将手表一看，见正是十一点钟了，不禁露出一丝不安的神情。她想到，“今晚本是同钱培生约好的，他在S旅馆等我，叫我九点半钟一定到。可是现在是十一点钟了，我去还是不去呢？若要说的话，今夜就要把这个小姑娘丢在房里，实在有点不妥当……得了，还是不去，等死那个杂种！买办的儿子！……”

于是曼英不再想到钱培生的约会，而将思想转到阿莲身上了。这时阿莲在翻着写字台上的画册，没有向曼英注意，曼英想起“他们要把我卖掉”一句话来，便开口向阿莲问道：

“阿莲，你说你的姑妈要将你卖掉，为什么要将你卖掉呢？你今晚是从她家里跑出来的吗？”

正在出着神，微笑着，审视着画片——那是一张画着飞着的安琪儿的画片——的阿莲，听见了曼英的问话，笑痕即刻从脸上消逝了，现出一种苦愁的神情。沉吟了一会，她目视着地板，慢声地说道：

“是的，我今晚是从我的姑妈家跑出来的。爸爸和妈妈死后，姑妈把我收在她的家里。她家里是开裁缝铺子的。起初

一两个月，她和姑父待我还好，后来不知为什么渐渐地变了。一家的衣服都叫我洗，我又要扫地，又要烧饭，又要替他们倒茶拿烟……简直把我累死了。可是我是一个没有父母的人又有什么法子想呢？只好让他们糟踏我……我吃着他们的饭呀……不料近来他们又起了坏心思，要将我卖掉……”

“要将你卖到什么地方去呢？”曼英插着问了这末一句。

“他们要把我卖到堂子里去。”阿莲继续着说道，“他们只当我是一个小孩子，不知事，说话不大避讳我，可是我什么都明白了。就在明天就有人来到姑妈家领我……我不知道那堂子是怎样，不过我听见妈妈说过，那吃堂子的饭是最不好的事情，她就是饿死，也不愿将自己的女儿去当婊子……那卖身体是最下贱的事情！……我记得妈妈的话，无论怎样是不到堂子里去的。我今天趁着他们不防备便跑出来了……”

这一段话阿莲说得很平静，可是在曼英的脑海中却掀动了一个大波。“那吃堂子的饭是最不好的事情……那卖身体是最下贱的事情……”这几句话从无辜的，纯洁的阿莲的口中发出来，好象棒锤一般，打得她的心痛。这个小姑娘是怕当妓女才跑出来的，才求她搭救……而她，曼英，是怎样的人呢？是不是妓女？是不是在卖身体？若是的，那吗，她在这位小姑娘的眼中，就是最下贱最不好的人了，她还有救她的资格吗？如果阿莲知道了此刻立在她的面前的人，答应要救她的人，就是那最下贱的婊子，就是那卖身体的人，就是她所怕要充当的人，那她将有如何表示呢？那时她的脸恐怕要吓变了色，她恐怕即刻就要呼号着从这间小房子跑出去，就使曼英用尽生平的力气也将她拉不转来……那该是一种多末可怕的景象

呵！曼英将一个人孤单地留在自己的房里，受了阿莲的裁判，永远地成为一个最下贱的人！这裁判比受什么酷刑都可怕！……不，无论如何，曼英不能向阿莲告诉自己的本相，不能给她知道了真情。什么事情都可以，但是这……这是绝对不可以的！曼英这时不但不愿受阿莲的裁判，更不愿阿莲离她而去。

但是曼英是不是妓女呢？是不是最下贱的人呢？曼英自问良心，绝对地不承认，不但不承认，而且以为自己是现社会最高贵的人，也就是最纯洁的人。不错，她现在是在出卖着自己的身体，然而这是因为她想报复，因为她想借此来发泄自己的愤恨。当她觉悟到其它的革命的方法失去改造社会的希望的时候，她便利用着自己的女人的肉体来作弄这社会……这样，难道能说她是妓女，是最下贱的人吗？如果阿莲给了曼英这种裁判，那只是阿莲的幼稚的无知而已。

但是阿莲的裁判对于曼英究竟是很可怕，无论如何，她是不愿受阿莲的裁判的。那钱培生，买办的儿子，或者其他什么人，可以用枪将曼英打死，可以将曼英痛击，这曼英都可以不加之稍微的注意，但她不愿意阿莲当她是一个不好的人，不愿意阿莲离她而去，将她一个人孤单地，如定了死刑也似地，留在这一间小房里。不，什么都可以，但是这……这是不可以的！

曼英不预备将谈话继续下去了。她看见阿莲只是打呵欠，知道她是要睡觉了，便将床铺好，叫阿莲将衣解开睡下。阿莲在疲倦的状态中，并没注意到那床是怎样地洁净，那被褥是怎样地柔软，是为她从来所没享受过的。小孩子没有多余的